

鲁迅对道德文明的论述

刘青泉 (厦门大学哲学系 361005)

周恩来同志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词》中说过：“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鲁迅在本世纪初对于道德与文明建设问题的深刻分析和精辟论述，具有科学的预见性，今天我们探讨他的光辉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认为，道德与文明对于国家与全体国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忽视它则大祸临头，中国人会被“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语重心长地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认为，人的高尚道德与高度文明必须建筑在为全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惜自我牺牲的思想基础上，在这个方面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堪称楷模。鲁迅在1903年就发表《说钶》一文，向中国人民介绍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丰功伟绩，特别是文中还大力推崇居里夫人为研究镭而不顾个人安危，并宣布“镭是属于全人类的”高尚道德品质。当时许多中国人还不知道居里夫人的事迹，所以鲁迅此文具有启蒙的深刻意义。

1908年6月，鲁迅在《河南》月刊发表长篇论文《科学史教篇》，文中谈到道德的高下与事业的成败两者存在辩证关系，从而表明他对于“职业道德”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人主张：为了在事业上做出成绩，可以违背道德良心而行。对此，鲁迅予以严厉批判。他在文中指出：所谓做学问应当与道德力量分离的说法是错误的，果真离开道德力量的鞭策而单纯依赖于“知识”，则他所能做出的“成绩”一定是很可怜的，在科学上能有所发现的人，其道德力量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王元明：美国实用主义的特征

作为“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是在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对欧洲科学和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已经历了从古典实用主义到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结合、再到新实用主义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尽管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观点分歧，但他们又有着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主张人以行动求生存，以效果定优劣，以进取求发展。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正的哲学是以人

为中心的哲学，哲学必须建立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上。哲学的任务不是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去探讨什么世界的本质、认识的本质，寻求什么关于宇宙的永恒法则和真理，而是研究与人生有关的事务和实际问题，使哲学为人的生活所用。他们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行动，人是具有各种需要和利益，为了生存而不断行动者。在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主张以行动为中心，从这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实用主义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们把行动看成是一种生物有机体应付环境的个人孤立的

鲁迅还赞扬和谐的家庭美德，他特别主张夫妻平等和敬老爱幼。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鲁迅写道：“男女……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叹息和苦痛。”（《南腔北调集》）鲁迅认为，夫妻比一般男女更进一大步，更应该“地位同等”，而且必须落实到“三个共同”之上，这就是共同生活伴侣、共同劳动、共同创造新生命；唯有实行一夫一妻制，家庭美满和谐，才能做到这“三个共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道：“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坟》）

在怎样真正关心下一代，把子女教育好的问题上，鲁迅也作了精辟论述。鲁迅说：“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坟》）上述说明长者应指导幼者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在世界新潮流中才不会被淹没，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下一代的教育牵涉到三个方面，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鲁迅都讲到了，他认为把儿孙供奉成小皇帝或者把儿孙当马牛使唤都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态度是为儿孙的现在乃至将来负责，指导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鲁迅说：“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南腔北调集》）

在本世纪初，鲁迅提出认识人类文明的一种新颖观点，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他把人类文明一分为二，即分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认为这两部分又相辅相成，人类必须同时发展这两种文明，使之“相统一调和，始合其理想之人格”。他在90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科学史教篇》中说，社会的发展日积月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物质力量逐渐强化至惊人的地步，各种机器由人驾驭指挥，高山大川已不能阻隔人们的往来，正到达“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驱铁使汽，车舰风驰”、“国民风气，因而一新”的时代，体

生存活动，抹煞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所以有很大缺陷。

实用主义主张研究与人、与人的行动相关的事物、思想以及它们对人的实际有何效用。在事物的本体性质与事物的价值性质即效用的关系上，他们主张以效用为中心，把效用既作为判断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又作为判断观念的真假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又是一种效用哲学。这种观点对改变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重“名”轻效果的思维方式，以及引起人们对真理的价值性的重视，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它夸大了真理的有用性、价值性，否定真理的客观性，这是错误的；把思想完全归结为

行动的工具，否认其认识作用也是片面的。

实用主义反对绝对主义的机械决定论，主张相对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秩序和法则，也没有完全可以依靠的绝对真理，因此，人的行动是一个不断探索、实验的过程，人们必须不断积极进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用主义的这种进取哲学，在反对僵化、反对教条主义和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方面有其合理因素。但他们以相对主义反对绝对主义，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以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指导作用，这是片面的、错误的。

（新摘自王元明的《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一书，该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8年6月出版，全书34万余字）

现了物质大进步和精神大振作的特征。鲁迅写道：“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亦即胚胎于是时矣。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科学史教篇》）这年鲁迅还发表《文化偏至论》，他指出：“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

本世纪初，中国处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而鲁迅伟大之处体现在能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他与一般人不同，他了解怎样由艰难的此岸过渡到光明的彼岸。他认为，身为中华儿女既不可夜郎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而应该采取务实地振兴中华的态度。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一文指出，有人说“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似此评价当时中国社会是欺人自欺的。鲁迅还说：“旧国笃古之余，每云不惜于自欺如是。……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科学史教篇》）话中告诉人们要警惕社会偏于物质文明之一极，而作为另一极的精神文明却任其逐渐丧失，那么回过头两极都破灭之日也就来临了。真是“此中有真言”。此言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人们不能忘却鲁迅关于两个文明不可偏废的这一教导，9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鲁迅此论断的正确性。

鲁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则其根本在于“立人”。他说：“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在这里，鲁迅把“立人”放在振兴中华的首位。至于要怎样“立人”，鲁迅也提出一系列主张，而在当时核心问题是“医治思想上的病”。他说：“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在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既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侵略，又受到封建制度长期的压迫，不少中国人患着鲁迅所指出的“思想昏乱病”，具体表现在蒙昧、卑怯、迷信、守旧、麻木、落后和自私等方面。对于这种“思想昏乱病”，鲁迅主张用“科学教育”的办法来医治。鲁迅说过：“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很明显，鲁迅早就主张用“科学教育”治愚，破除各式各样的迷信落后思想，换成思路清楚的脑筋，这样“人立而后凡事举”，“尊个性而张精神”，国家也才能强盛起来。鲁迅说：“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运命》）

总而言之，在本世纪初，鲁迅怀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壮志，放眼于当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变革日益激烈的世界，对于道德与文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认真的、深入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开辟了后人继续深入探讨的道路。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鲁迅光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鲁迅上述真知灼见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深刻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任俊明）